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道山清話 道山清話

李常為言官，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，且言安石遂非喜勝，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，思以口舌以文厥過，以公論為同乎流俗，以憂國為震驚朕師，以百姓恣歎為出自兼併之言，以卿士僉議為生乎怨嫉之口，而又妄取經據，傳會其說。且言：「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，不上匱則下窮矣。臣自知朝夕蒙戮，不憚開垂閉之口，吐將腐之舌，為陛下反覆道之。」凡數千言。上覽之，驚歎再三，撫諭曰：「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，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。待便為施行。」明日，安石登對，神宗正色視安石：「昨覽李常奏，豈不誤他百姓？」安石垂笏低手，作怠慢之狀，笑而不對。神宗愈怒，遂再問之。安石略陳數語，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，但見上連點頭曰：「極是，極是。」常之奏竟不見降出。常後對人言：「不知安石有甚媚狐厭倒之術。」司馬君實洛中新第，初遷入，一日步行，見牆外暗埋竹籤數十，問之，則曰：「此非人行之地，將以防盜也。」公曰：「吾篋中所有幾何？且盜亦人也，豈可以此為防？」命亟去之。

人之叩齒，將以收召神觀，辟除外邪，其說出於道家者流。故修養之人多叩齒，不聞以是為恭敬也。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，非禮也。

唐明皇名隆基，故當時改太一基為基，至今因之不改，何也？予嘗兩人文字，不報。

秦觀少游，一日，寫李太白《古風》詩三十四首於所居壺隱壁間。予因問：「『燕昭延郭隗，遂築黃金臺』之詩，史但言築宮而師事，不聞黃金之名，太白不知何據？」少遊曰：「《上谷圖經》言昭王築臺，置千金於其上，遂因以為名。」閱之信然。

正獻杜公嘗言，人家祀祖先，非簡慢則燹瀆，得其中者鮮矣。

天聖中，詔營浮圖。姜遵在永興，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甃。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啟，具言不可，力懇不已，至於叩頭流血。遵以其故沮格朝命，按罷之。自是人無敢言者。遵因此得進用。何斯舉詩云：「長安古碑用樂石，蠶尾銀鉤擅精密。缺訛橫道已足哀，況復鑄戟代磚甃。有如天吳及紫鳳，顛倒在衣吁可惜。」斯舉，黃州人。少年識蘇子瞻。初名頡，字頡之，後名頡之。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，嘗與斯舉簡云：「老病昏塞，不記貴字，欲奉字曰斯舉，取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，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。」〔遵自諫議大夫知永興軍，即除樞密副使。〕

斯舉又作《黃綿襖子歌》，其序言：「正月大雨雪，十日不已。既晴，鄰里相呼負日，曰：『黃綿襖子出矣！』」

子瞻嘗言，韓莊敏對客，稱仁宗時，一夜三更以來，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。慈聖起，著背子，不開門，但於門縫中問云：「傳宣有甚事？」中使云：「皇帝起，飲酒盡，問皇后殿有酒否？」慈聖云：「此中便有酒，亦不敢將去。夜已深，奏知官家且歇息去。」更不肯開門納中使。

王陶為中丞，劾韓琦、曾公亮不押班，有背負芒刺之語。參政吳奎言，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，寢成廢禮，非始於二人。陶以臺制彈劾，舉職便可，何至引用背負芒刺跋扈之語；且言陶天資險薄，市井小人，巧詐翻覆，情態萬狀。邵安簡亢反攻奎，言陰陽不利，咎由執政。奎乃言由陶所致，所言顛錯，奎遂罷。

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，見臥榻枕邊有一劍，公問儀公：「何用？」儀公言：「夜間以備緩急。」公笑曰：「使汝果能手刃賊，賊死於此，汝何以處？萬一奪入賊手，汝不得為完人矣！古人青氈之說，汝不記乎？何至於是也？吾嘗見前輩云，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。吾輩安能害人？徒起噁心，非所以自重也。」

神宗時，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，極言時政，且言：「奸聲亂色盈溢耳目；衢巷之中，父子兄弟不敢肩隨。孰謂王者之都，而風俗一至於此！」神宗乃遣一二內侍，於通衢中物色民言，竟以無是事而止。予謂縱物色得其言，如何敢舉於上前？劉貢父常對人言：「內官如聽得，只道是尋常文談。」

魏公在永興，一日，有一幕官來參，公一見，熟視，蹙然不樂。凡數月，未嘗交一語。儀公乘間問公：「幕官者，公初不識之，胡然一見而不樂？」公曰：「見其額上有塊隱起，必是禮拜，當非佳士。恁地人，緩急怎生倚仗？」

哲宗禦講筵所，手折一柏枝玩。程頤為講官，奏曰：「方春萬物發生之時，不可非時毀折。」哲宗亟擲於地。終講，有不樂之色。太后聞之，歎曰：「怪鬼壞事，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。」云不須得如此。

溫公在永興。一日，行國忌香，幕次中客將有事，欲白公，誤觸燭臺，倒在公身上。公不動，亦不問。

韓持國為人凝嚴方重。每兄弟聚話，玉汝、子華議論風生，持國未嘗有一言。

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，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。韓公每過佛寺神祠，必躬身致敬。康節笑曰：「無乃為佞乎？」韓公亦笑，自是不為也。

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。一日，子厚坦腹而臥，適子瞻自外來，摩其腹以問子瞻曰：「公道此中何所有？」子瞻曰：「都是謀反底家事。」子厚大笑。

慶曆中，親事官乘醉入禁中，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，使閉閣勿出。后聽命不出，貴妃乃直趨上前。明日，上對輔臣泣下，樞相乘間啟廢立之議，獨梁相適厲聲曰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！」其事乃止。

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「大宋」、「大契丹」，以非兄弟之國，今輒易曰「南朝」、「北朝」。上詔中書密院共議。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，不從，徒生怨隙。梁莊肅曰：「此易屈爾。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，契丹亦彼國號，令無故而自去，非佳兆。」其年賀正使來，復稱大契丹如故。

京城界多火，在法放火者一不獲，則主吏皆坐罪。民有欲中傷官吏者，至自焚其所居，罷免者紛然。時邵安簡為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，廉得其事，乃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，雖失捕勿坐。自是絕無遺火者。遂著為令。

仁宗時，王文正公為諫官，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。上曰：「正在朕左右。」文正曰：「臣之所言，正恐在陛下左右。」上色動，呼內侍官，使各賜錢三百貫，令即今便搬出內東門。文正謂：「不須如此之遽，但陛下知之，足矣。」上曰：「人情皆一般，若見涕泣不忍去，則朕決不能去之。」既而上即閑說漢唐間事，又言太宗黜李勣，使其子召用大是，人思慮來，喜見於色。忽內侍來奏云：「已出內東門去訖。」上復動容乃起。其廢郭后也，臺臣論列尚美人，上曰：「隨即斥去矣，豈容其尚在宮中也！」上之英斷如此，盛矣哉！

蘇子瞻詩有「似聞指麾築上郡，已覺談笑無西戎」之句。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「談笑無西河」之語，子瞻笑曰：「故是。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『長嘯激清風，志若無東吳』也。」

餘一日在陝府官次中，見一官員與人語話，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，始效守將奮髯抵掌厲聲之狀，次又作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，至於學傳呼杖直之聲。一少年方十二三，冠帶，在眾中坐，忽叱曰：「是何輕薄舉止！」一坐驚笑。後問，知是蔡於正家子弟。

元祐八年，呂大防因講筵言及：「前代宮室多尚華侈，本朝宮殿止用赤白。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，亦出輿入輦；祖宗皆步自內庭，出禦後殿止欲涉曆黃庭，稍冒寒暑。前代多深於用刑，大者誅戮，小者遠竄；唯本朝用法最輕，臣下有罪，止於罷黜。至於虛己納諫，不好畋獵，不尚玩好，不用玉器，不貴異味，禦廚止用羊肉，皆祖宗家法。陛下不須遠法前代，只消盡行家法。」既而上退至宮中，笑謂左右曰：「呂相公甚次第好。」

微仲為人，剛而有守，正而不他，輔相泰陵八年，朝野安靜。宣仁聖烈上仙，因為山陵使。既回，乃以大觀文知穎昌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。公既行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耒、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，以李之純為中司，來之邵、楊畏、虞策為諫官，范祖

禹、俞執中、呂希純、吳安詩或主誥命，或主封駁，皆附會風旨，以濟其欲。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之，微仲遂落職，猶如隨州。秩等攻之不已，至循州安置，未逾嶺而卒。人頗冤之。

程伊川嘗言，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，其言最近理，下得「仁」字極好。

館中一日會茶，有一新進曰：「退之詩太孟浪。」時貢父偶在座，厲聲問曰：「『風約半池萍』，誰詩也？」其人無語。

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，忽命左右取紙筆，寫「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」兩句，大書、小楷、行草書凡寫七八紙，擲筆太息曰：「好!好!」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。

張文潛嘗言，近時印書盛行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，躬自負擔。有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，將以入京。至中途，遇一士人，取書日閱之，愛其書而貧，不能得。家有數古銅器，將以貨之。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，一見喜甚，乃曰：「毋庸貨也，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。」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，亟返其家。其妻方訝夫之回疾，視其行李，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，問得其實，乃罵其夫曰：「你換得他這個，幾時近得飯吃？」其人曰：「他換得我那個，也則幾時近得飯吃？」因言人之惑也如此。坐皆絕倒。

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：「『老身倦馬河堤永，踏盡黃榆綠槐影』，非閣下之詩乎？」子瞻曰：「然。」貢父曰：「是日影耶，月影耶？」子瞻曰：「『竹影金鎖碎』，又何嘗說日月也？」二公大笑。

常秩之學，尤長於《春秋》。或問秩：「孫復之學何如？」秩曰：「此商君法爾。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有誅。大不近人情矣。」

周重實為察官，以民間多壞錢為器物，乞行禁止，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。時張天覺為正言，極論其不可，恐官司臨迫，因而壞及前代古器。重實之言既不降出，憤感不平，謂同列曰：「天覺只怕壞了鉞兒磬兒。」

呂晦叔為中丞。一日，報在假，館中諸公因問：「何事在假？」時劉貢父在坐，忽大言：「今日必是一個十齋日。」蓋指晦叔好佛也。

洛中有一僧，欲開堂說法。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，云：「聞富彥國、呂晦叔欲往聽，此甚不可。但晦叔貪佛，已不可勸，人亦不怪。如何勸得彥國？」堯夫曰：「今日已暮矣，姑任之。」明日，二人果偕往。後月餘，彥國招數客共飯，堯夫在焉。因問彥國曰：「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，公何不應命？又聞三遣使，公皆臥內見之。」彥國曰：「衰病如此，其能起否？」堯夫曰：「上三命，公不起；一僧開堂，以片紙見呼即出，恐亦未是。」彥國曰：「弼亦不曾思量至此。」

神宗時，韓子華為中丞，劾奏宰臣富弼：「人言張茂先為先帝子，而弼引為管軍。」鄭公丐罷，子華亦待罪，仍牒閣門，更不稱中丞，及不朝參。今中書密同諫議，以為管軍，人無間言。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，事既無根，徒搖眾聽；兼絳舉措顛倒，不足以表率百官。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。子方亦請外知荊南，敕過門下，何郊知封駁事，封還。子方乃留。

仁宗時，梓州妖人白彥歡，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，至有死者。獄上，請讞，皆以不見傷為疑。梁莊肅曰：「殺人以刃，尚或可拒。以詛，則其可免乎？」竟殺之。

張堯佐以溫成之故，復除宣徽使。唐質肅時為御史裡行，爭之不可得，求全臺上殿不許，求自貶不報，於是劾宰相並言事官，皆附會緘默，乃又援致舊臣。帝急召二府，以其章示之。子方猶立殿上。梁莊肅為樞副，曰：「宰相豈御史薦耶？」叱使下殿，殿上莫不驚愕相視。於是貶春州別駕，又改英州。宰相諫官，明日亦皆罷逐。

真宗不豫，荆王因問疾，留宿禁中，宰執亦以祈禳內宿。時禦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，荆王怒曰：「皇帝服藥，爾輩敢近木圍子高聲！」以手中熟水潑之。從吉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。仁宗既即位，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：「頃時先帝大漸，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。宰執恐有異謀，因八大王取金盃熟水，李迪以墨筆攪水中，八大王疑有毒藥，即時出禁中去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安有是事？若八大王見盃中黑水，便不會根究，翰林司且演筆在熟水中也，則甚計策？當時八大王才到禁中，便要出去，卻是娘娘留住，教只在禁中，明日即去。直是無此事，必是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。」上即位未及一年，英悟已如此。

餘少時，常與文潛潛於館中。因看《隋唐嘉話》，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：「度度見詩詩總好，今觀標格勝於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逢人說項斯。」因問諸公：「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。」文潛曰：「必不足觀。楊君詩律已如此，想其所好者，皆此類也。」

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，遍觀子姪程課，喜甚，謂門客曰：「舉業只須做到這個地位，有命時，盡可及第。自此當今日日講五經，依次第觀子史，程文不必更工。枉了工夫，若無命時，雖工無益。」

東坡在雪堂，一日讀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凡數遍，每讀徹一遍，即再三咨嗟歎息。至夜分，猶不寐。有二老兵，皆陝人，給事左右，坐久，甚苦之。一人長歎，操西音曰：「知他有甚好處？夜久寒甚不肯睡，連作冤苦聲。」其一曰：「也有兩句好。」〔西人皆作吼音。〕其人大怒曰：「你又理會得甚底？」對曰：「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。」叔黨臥而聞之。明日，以告。東坡大笑曰：「這漢子也有鑒識。」

秦觀南遷，行次郴道，遇雨。有老僕滕貴者，久在少游家，隨以南行，管押行李在後，泥濘不能進。少游留道旁人家以候，久之，方檠珊策杖而至，視少游歎曰：「學士，學士，他們取了富貴，做了好官，不枉了恁地。自家做甚來陪奉他們，波波地打閉官，方落得甚聲名！」怒而不飯。少游再三勉之，曰：「沒奈何。」其人怒猶未已，曰：「可知是沒奈何！」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，大笑，且謂鄧曰：「到京見諸公，不可不舉似以發大笑也。」

子瞻愛杜牧之《華清宮》詩，自言凡為人寫了三四十本矣。

仁宗時，大名府有營兵，背生肉，蜿蜒如龍。時程天球判大名，囚其人於獄，具奏於朝。上覽其奏，笑曰：「是人何罪哉!此贅耳。」即令釋之。後其兵輒死，上頗疑焉。一日，對輔臣言：「大名府兵士，肉生於背，已是病也，又從而禁係，安得不死？」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，上欲大用，輒曰：「向來無故囚人，至今念之也。」

元符三年，立賢妃劉氏為后。鄒至完上疏，言不當立：「五伯者，三王之罪人也，其葵邱之會，載書猶首曰：『無以妾為妻』，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，其可忽此乎？萬一自此以後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，臣僚糾劾以聞，陛下何以處之？不治則傷化敗俗，無以為國；治之則上行下效，難以責人。先帝在位，動以二帝三王為法。今陛下為五伯之所不為者。」哲宗讀至此，震怒，詔：「浩言多狂妄，事實不根。」除名勒停新州羈管。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太峻，而未見其疏，遂有士人偽為之者。不樂至完者，錄其偽本以進，有「商王桀紂」之語，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於人以邀名，其實非也。上愈怒，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人甚眾。

曾紆云：「山谷用樂天語作《黔南》詩。」白云：「霜降水返壑，風落木歸山。冉冉歲將晏，物皆復本原。」山谷云：「霜降水返壑，風落木歸山。冉冉歲華晚，昆蟲皆閉關。」白云：「渴人多夢飲，饑人多夢饗。春來夢何處？合眼到東川。」山谷云：「病人多夢醫，囚人多夢赦。如何春來夢，合眼在鄉社。」白云：「相去六千里，地絕天邈然。十書九不到，何以開憂顏？」山谷云：「相望六千里，天地隔江山。十書九不到，何用一開顏？」紆愛之，每對人口誦，謂是點鐵成金也。范寥云：「寥在宜州，嘗問山谷。山谷云：『庭堅少時誦熟，久而忘其為何人詩也。嘗阻雨衡山尉廳，偶然無事，信筆戲書爾。』」寥以紆「點鐵」之語告之，山谷大笑曰：「烏有是理？便如此點鐵！」

人問邵堯夫：「人有潔病，何也？」堯夫曰：「胸中滯礙而多疑耳，未有人天生如此也。初因多疑，積漸而日深，此亦未為害。但疑心既重，則萬境皆錯，最是害道第一事，不可不知也。」

山谷在宜州，服紫霞丹，自云得力。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，山谷答云：「公卷疽根在旁，乃不可服。如僕服之，殆是晴雲之在川谷，安得霹靂火也。」

山谷之在宜也，其年乙酉，即崇寧四年也。重九日，登郡城之樓，聽邊人相語：「今歲當鏖戰，取封侯。」因作小詞云：「諸將說封侯。短笛長吹獨倚樓。萬事總成風雨去，休休。戲馬臺南金絡頭。催酒莫遲留。酒似今秋勝去秋。花向老人頭上笑，羞羞。人不羞花花自羞。」倚欄高歌，若不能堪者。是月三十日，果不起。范寥自言親見之。

范寥言，山谷在宜州，嘗作亥卯未暉朧，又作未酉亥暉朧，寥皆得享之。

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學人鄉音及效人舉止，必痛抑之，且曰：「不成登對。」後亦如此。

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，即止。詰旦，見賓客、或回書問，亦不病酒，亦無倦色。

老蘇初出蜀，以兵書遍見諸公貴人，皆不甚領略。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，公曰：「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，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！」

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，未嘗背靠著物。見客處有數胡床，每暑月蒸濕時，其餘客所坐者，背所著處，皆有汗漬痕跡，惟公所坐處常幹也。公所著衣服，每易以瀚濯，並無垢膩。履襪雖敝，亦皆潔白。子弟書室中，皆坐草縛墩子或杌子，初無有靠背之物。有一幕客，好修飾邊幅，其衣巾常整整然，公未嘗以目視之。每遇筵會，公不以上官自居，必再三勉客，待其飲盡而後已。惟勸至此幕客，一舉而退。然此客不悟，每遇赴席，愈更潔其服而進。予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姪。

王荊公《謝公墩》詩云：「千枝孫峰陽，萬本毋淇澳。滿門陶令株，彌岸韓侯藪。」賁父云：「不成語。」

張天覺好佛，而不許諸子誦經，云：「彼讀書未多，心源未明，才拈著經卷，便燒香禮拜，不能得了。」

范蜀公鎮每對客，尊嚴靜重，言有條理，客亦不敢慢易。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，旁若無人，然蜀公甚敬之。一日，有客問：「公何為不重黃庭堅？」公曰：「魯直一代偉人，鎮之畏友也，安敢不加重？」又問：「庭堅學佛有得否？」公曰：「這個則如何知得？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？」

彭汝礪久在侍從，剛明正直，朝野推重。晚娶宋氏婦，有姿色器資，承順惟恐不及。後出守九江，病中忽索紙筆，大書云：「宿世冤家，五年夫婦。從今以往，不打這鼓。」投筆而逝。

晏文獻公為京兆，辟張先為通判。新納侍兒，公甚屬意。先字子野，能為詩詞，公雅重之。每張來，即令侍兒出侑觴，往往歌子野所為之詞。其後，王夫人寢不容，公即出之。一日，子野至，公與之飲。子野作《碧牡丹》詞，令營妓歌之，有云：「望極藍橋，但暮雲千里。幾重山、幾重水」之句。公聞之，憮然曰：「人生行樂耳，何自苦如此？」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，復取前所出侍兒。既來，夫人亦不復誰何也。

陳瑩中云，嶺南之人，見逐客，不問官高卑，皆呼為相公。想是見相公常來也。

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，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，戲謂公曰：「公不重佛，安得此名？」公笑曰：「人家小兒要易長育，往往以賤名為小名，如狗、羊、犬、馬之類是也。」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。

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，已而言曰：「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，其為禍有不勝言者。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。遊豫奢侈，非特不為，亦不暇為也。蓋北有狂虜，西有點羌，朝廷汲汲然，左枝右梧，未嘗一日不念之。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，有城國，有行國，古之夷狄，能行而已，今兼中國之所有矣。比之漢唐，最為強盛。」大臣皆言：「陛下聖慮及此，二虜不足撲滅矣。」上曰：「安有撲滅之理？但用此以為外懼則可。」

溫公無子，又無姬侍。裴夫人既亡，公常忽忽不樂，時至獨樂園，於讀書堂危坐終日。常作小詩，隸書梁間云：「暫來還似客，歸去不成家。」其回人簡有云：「草妨步則薙之，木礙冠則芟之，其他任其自然。相與同生天地間，亦各欲遂其生耳。」可見公存心也。

石曼卿一日在李附馬家，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：「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後書「義山」二字。曼卿笑云：「昆里沒這般文章。」塗去「義山」字，書其旁曰「牧之」。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。此詩佳甚，但頗費解說。

熙寧四年，呂誨表乞致仕，有曰：「臣本無宿疾，偶值醫者用術乖方，不知脈候有虛實，陰陽有逆順，診察有標本，治療有後先，妄投湯劑，率任情意，差之指下，禍延四肢，寢成風痺，遂難行步。非徒憚跼蹙之苦，又將虞心腹之變。勢已及此，為之奈何！雖然，一身之微，固未足惜，其如九族之托，良以為憂。是思逃祿以偷生，不俟引年而還政。」於戲！獻可之論，可謂至矣。

周禮言，垂簾時，一日早朝，執政因理會事，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。黃門倉卒取至，誤觸上襖頭墜地。時上未著巾也，但見新剃頭髮數小角兒。黃門者震懼，幾不能立。旁有黃門取襖頭以進，上凝然端坐，亦不怒，亦不問。既退，押班具其事取旨，上曰：「只是錯。」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。又言，一日輔臣簾前論事甚久，上忽顧一小黃門附耳與語，小黃門者既去，頃之復來，亦附耳而奏。上忽矍然而興，俄聞禦屏後小鑼鈸之聲交作，須臾即止。上復出，一黃門抱上禦椅子，再端拱而坐，直待奏事畢，乃退。太皇亦顧上笑。

章子厚為侍從。時遇其生朝會客，其門人林特者，亦鄉人也，以詩為壽。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，且指其頌德處云：「只是海行言語，道人須道著乃為工。」門人者頗不平之。忽曰：「昔人有令畫工傳神，以其不似，命別為之。既而又以不似，凡三四易。畫工怒曰：『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？』」滿坐哄然。

章子厚，人言初生時，父母欲不舉，已納水盆中，為人救止。其後，朝士頗聞其事。蘇子瞻嘗與子厚詩，有「方丈仙人出渺茫，高情猶愛水雲鄉」之語，子厚謂其譏己也，頗不樂。

熙寧中，有薦華山陳戩者，博學，知治亂大體，三十年不出戶庭，鄰人有不識者，云是希夷宗人。既對，便坐。上先覽其所進時議，甚喜之。至是命坐賜茶，戩乃赧赧皇恐，謝不敢者再三，云：「上有鴟尾，乞陛下暫令除去。」上使之退，左右皆掩笑。上亦不怒，對輔臣亦未嘗言及。一日，忽有旨，賜束帛令還山。

太祖嘗有言，不用南人為相，實錄、國史皆載，陶穀《開基萬年錄》、《開寶史譜》言之甚詳。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，刻石政事堂上。或云，自王文穆大拜後，吏輩故壞壁，因移石於他處，後寢不知所在。既而王安石、章惇相繼用事，為人竊去。如前兩書，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，頃時尚見，其他小說往往互見，今皆為人節略去，人少有知者，知亦不敢言矣。

予一日道過毗陵，舍於張郎中巷，見張之第宅雄偉，園亭臺榭之勝，古木參天，因愛而訪之。問其世家，則知國初時有張昺者，隨李煜入朝。太宗時，昺在史館，家常多食客。一日，上問：「卿何賓客之多？每日聚說何事？」昺曰：「臣之親舊，多客都下，貧乏絕糧，臣累輕而俸有餘，故常過臣，飯止菜羹而已。臣愧菲薄，而彼更以為甘美，故其來也，不得而拒之。」七日，上遣快行家一人，伺其食時，直入其家。昺方對客飯，於是即其座上，取一客之食以進，果止糲飯菜羹，仍皆粗豐陶器。上喜其不隱，時號「菜羹張家」。昺三子益之、&~WOB12;之、杳之，皆嘗為郎官，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。

唐子方為人剛直，既參大政，與介甫議事每不協。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，以律案問免死，爭於裕陵之前。介甫強辯，上主其議。子方不勝憤懣，對上前謂介甫曰：「安石行乖學僻，其實不曉事，今與之造化之柄，其誤天下蒼生必矣！」上以其先朝遺直，驟加登用，亦不之罪。既而子方疽背而死。方其病革，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，子方已昏不知人，忽聞上至，開目而言曰：「願陛下早覺悟。可惜祖宗社稷，教安石壞卻！」上首肯之。問其家事，無一言。及薨，又幸其第，見其畫像不類，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。上有昭陵禦題「直哉若人，為國砥柱」八字，印以禦寶，下有昭陵禦押字，予嘗親得見焉。其家傳有云：子方一日見介甫誦《華嚴經》，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。介甫問之，子方曰：「公之為官，止是作業。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。」介甫不答。一日，子方在朝假，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於上，將以危之。上大笑而止。

紹聖改元九月，禁中為宣仁作小祥道場。宣隆報長老升座，上設禦幄於旁以聽。其僧祝曰：「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，視民如

子。每念太皇之保佑，常如先帝之憂勤。庶尹百僚，謹守漢家之法度；四方萬里，永為趙氏之封疆。」既而有僧問話云：「太皇今居何處？」答云：「身居佛法龍天上，心在兒孫社稷中。」當時傳播，人莫不稱歎。於戲！太皇之聖，華夷稱為女堯舜，方其垂簾，每有號令，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。

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，開寶寺塔表裡通明徹旦。禁中夜遣中使齎降禦香，寺門已閉。既開，寺僧皆不知也。寺中望之，無所見。去寺，漸明。後二日，宣仁上仙。

嘗聞祖父言，每歲三月二十八日，四方之人集於泰山東嶽祠下，謂之朝拜。嘉祐八年，祖父適以是日至祠下，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。至明日，地皆結冰，寒甚，幾欲裂而墮指。人皆閉戶，道無行跡。日欲入，忽聞傳呼之聲，自南而北，儀衛雄甚。近道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，見馬高數尺，甲士皆不類常人，傘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幸，望廟門而入，廟之重門皆洞開，異香載路。有丈夫絳袍幘頭，坐黃屋之下，亦微聞警蹕之聲，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，又有云真君已歸，皆相顧合掌。中夜方不聞人語。又明日，天氣復溫，皆揮扇而行。後數日，方聞昭陵其日升遐。

昭陵上賓前一月，每夜太廟中有哭聲，不敢奏。一日，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。

杜少陵《宿龍門》詩有云：「天闕象緯逼」，王介甫改「闕」為「闕」，黃魯直對眾極言其是。貢父聞之，曰：「直是怕他。」

劉貢父嘗言，人之戲劇，極有可人處。楊大年與梁周翰、朱昂同在禁掖，大年年未三十，而二公皆高年矣。大年但呼「朱翁」、「梁翁」，每以言侵侮之。一日，梁戲謂大年曰：「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。」朱於後亟搖手曰：「不要與！」眾皆笑其捷。雖一時戲言，而大年不五十而卒。

今上初登極，群臣班列在庭。忽一朝士大叫數聲，仆地不知人。扶未出殿門，氣已絕。

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，因步行田間。有村學究教授二三小兒，問與之語，言皆無倫次。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，其背乃蔡襄寫《洛神賦》，已截為兩段，其一塗汗，已不可識。問其何所得，曰：「吾家敗籠中物也。」問更有別紙可見否，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十紙，大半是襄書簡，亦有李西臺川箋所寫詩數紙，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，欣然見授。問其家世，曰：「吾家祖亦嘗為大官。吾父罷官，歸死於此，吾時年幼，養於近村學究家，今從而李姓。然吾祖官稱姓名，皆不可得而知。頃時如此紙甚多，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了。」會日已暮，乃歸旅舍。明日，天未明，即登塗，不及再往，至今為恨也。

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，曾於高郵道上，時正午暑，見臨清流有竹籬茅屋，望之極雅潔，前有修竹長鬆，二道士臨流弈棋於鬆陰間。其一疏髯秀目，其一美少年，肌體如玉。見公擇來，皆欣然，然與之語，則凡俗鄙俚。入其茅屋下，往往堆積稿穢器缶之類。觀其寢處，穢汗如僕斯。然忽問予能飲否，予曰：「粗能之。」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。既而酒如米泔，且將鼻敗，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，置案上。予疑其仙也，乃危坐斂衽，滿引不敢辭。其盛酒物乃一大盆，飲於破陶器中，徐顧予僕曰：「此人亦得。」乃與之酒一陶器。二道士先醉，長嘯而入。予愈疑焉。既別數里許，詢道旁人家，曰：「二人者，里胥之子也。在城中出家。今其父死，歸謀還俗而分其家財耳。」

慶曆中，胡瑗以白衣召對。侍邇英講《易》，讀「乾元亨利貞」，不避上禦名，上與左右皆失色。瑗曰：「臨文不諱。」後瑗因言《孟子》「民無恆產」讀為「常」，上微笑曰：「又卻避此一字。」蓋自唐穆宗已改「常」字，積久而讀熟。雖曰尊經，然坐斥君父之名，亦未為允。上嘗詔其修國史，瑗乃避其祖諱，不拜。

舊制，講讀官坐而講讀，別置書策於禦案上。仁宗忽一日講讀官已班立，俟上出，久之，忽有內侍官自禦屏後出，大聲曰：「有聖旨：『今後講筵官起立禦案前講讀。』」自是遂為定制。至神宗朝，王安石為侍讀，以言道之所存，請復賜坐。有旨下禮官議。韓維以謂當賜坐，劉敞以謂不可，紛爭不已，議於上前。維曰：「今有時禁中宣長老說法，猶升高踞坐。吾儒講聖人大中至正之道，乃獨不得坐耶？」敞曰：「彼髡徒何知？自是朝廷不約束耳！維讀聖人書，乃亦欲如彼髡無君臣上下乎？安石非為道，為己重耳。」於是安石之請不行。至元祐初，程頤復請坐講。太皇以皇帝幼冲，豈可先教改動前人制度，有旨令不得行。

今皇帝即位之明年，范純仁卒，其遺表有曰：「伏願陛下，清心寡慾，約己便民。達孝道於精微，據仁心於廣遠。深絕朋黨之論，詳察正邪之歸。搜抉幽隱，以盡才人；屏斥奇巧，以厚風俗。愛惜生靈，而毋輕議邊事；包容狂直，而毋易逐言官。若宣仁之誣謗未明，致保佑之憂勤不顯。皆權臣務快其私忿，非泰陵實謂之當然。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，悉以聖恩而特敘；尚使存沒猶沾瑕疵，又復不解疆場之嚴，幾空帑藏之積，有城不守，得地難耕。凡此數端，願留聖聽。」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，上令大書此表，留禁中。章惇由是再貶雷州司戶。端叔後坐黨籍，終身廢棄。

黃庭堅宜州之貶也，坐為《承天寺藏記》。

張舜民郴州之貶也，坐進《兵論》，世言「白骨似山沙似雪」之詩，此特一事耳。《兵論》近於不遜矣。舜民嘗因登對云：「臣頃赴潭州任，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。」哲宗至於失聲而哭。

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，水開五丈河，數處波浪湧起，亦有聲如潮。水高丈餘，數日而止。

富丞相一日於墳寺剃度一僧。貢父聞之，笑曰：「彥國壞了幾個，才度得一個？」人問之，曰：「彥國每與僧對話，往往獎予過當，其人恃此傲居，反以致禍者。放目擊數人矣，豈非壞了乎？」皆大笑。然亦莫不以其言為當。

趙悅道罷政間居，每見僧至，接之甚有禮。一日，一士人以書贊見，公讀之終卷，正色謂士人曰：「朝廷有學校，有科舉，何不勉以卒業，卻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？」士人惶恐而退。後再往，門下人不為通。士人謂閹者曰：「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？」閹者曰：「尋常來相見者，僧亦只是平人，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。」士人者笑曰：「我這領白襴，直是不直錢財？」閹者曰：「也半看佛面。」士人曰：「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。」人傳以為笑。

元祐五年，先公為契丹賀正使。遼主問：「范純仁今在朝否？」先公曰：「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。」又問：「何故教出外？」先公云：「純仁病足，不能拜，暫令補外養病爾。」又問：「呂公著如何外補？」先公云：「公著去年卒於位，初不曾外補。」乃咨嗟曰：「朝廷想見闕人。」先公曰：「見不住召用舊人。」先是，遼主聞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，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。先公既北歸，不敢以是載於語錄，嘗因便殿奏陳。上微語曰：「因通書說與純仁著。」未幾，先公捐舍。八年，純仁再入相，上首以此告之，且曰：「曾令李某通書說。」純仁曰：「不曾得書。」

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，自言少時嘗為尚書省中門子，門旁有土地廟，相傳為大將軍廟，靈應如響。廟有斷碑，題額篆「漢大將軍王公之碑。」龕在壁間。堂後官香燭牲酒無虛日，亦沾及閹者。每有大除拜，必先示朕兆。一夜，聞群鬼聚語，或哭或笑，或曰：「他運應當限，只得此來，怎奈何朝廷去裡！」一曰：「社稷如此。又待如何？」其一曰：「改東作西，幾時定疊？」至曉方不聞聲。不數日，果有拜相者。

元祐五年，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政而去。初，潞公再入，劉摯於簾前言王同老所入劄子，皆文彥博教之，乞行下史官改正。宣仁曰：「此大不然也。吾於此事熟知之矣。仁宗時，乞立英宗為嗣者，文太師也。後策立英宗者，韓相公也。功不相掩，不須改史。」宣仁既退，歎曰：「劉左丞幸是好人，何故如此？」摯既相，故潞公力求退，麻既入，御批紙背有云：「音聲不遐，尚有就問之禮；幾杖以俟，佇陪親祀之朝。勿以進退之殊」云云。後學士院入此五句，下添「而廢謀猷之告」。潞公年九十二，至紹聖五年卒。公逮事四朝，七換節鉞，為侍中、司空、司徒、太保、太尉，知永興、大名、秦州者再，兩以太師致仕，五判河南，出入將入相者五十餘年，可謂功德兼美。既而黨論興，無所不有矣。

莘老人相，不及一年而罷，坐父死不葬。後莘老作《家廟記》自辯，劉器之為其集之序。

建中靖國辛巳，都下有一僧行誦《法華經》，晝夜不停聲，雖大雨雪，亦然。行步極緩，問之不應，招之不來。有人隨其後

行，亦無止宿處。每誦數十句，即長歎一聲曰：「怎奈何無人知者？」

元佑丁卯十一月雪中，予過范堯夫於西府。先有五客在坐，予既見，因眾人論說民間利害。公甚喜。書室中無火，坐久寒甚，公命溫酒來，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。公曰：「說得通透後，令人心神融暢。」

或問范景仁：「何以不信佛？」景仁曰：「爾必待我合掌膜拜，然後為信耶？」

司馬君實嘗言，呂晦叔之信佛，近夫佞；歐陽永叔之不信，近夫躁，皆不須如此。信與不信，才有形跡，便不是。

裕陵嘗問溫公：「外議說陳升之如何？」溫公曰：「二相皆閩人，二執政皆楚人，風俗如何得近厚？」又問：「王安石如何？」溫公曰：「天資倜儻好勝，不曉事。其拗強似德州，其心術似福州。」上首肯微笑。又嘗稱呂惠卿美才，溫公曰：「惠卿過於安石。使江充、李訓無才，何以動人主？」

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，因論變法事，至於上前紛拏。上曰：「相與講是非，何至乃爾！」既罷講，君實氣貌愈溫粹，而吉甫怒氣拂膺，移時尚不能言。人言一個陝西人，一個福建子，怎生廝合得著？

趙先生，蔡州人。後往來無定，蘇子由諸公極愛重之。嘗言：「人將發，不惟門戶有旺相，視僕史輩亦可知。洛中士大夫家僕史，往往皆官樣。吾嘗觀主人將興，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，仍忠勤不為過。主人將替，僕史輩縱不偷錢，便一身疥癩。周世宗與本朝藝祖方潛龍時，識者識其門下人，皆是節度使。」

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。寶靈長老不信，欲往觀之。先生與之對趺坐，命長老合眼正念。人視之，二人皆已熟睡，鼻息如雷。俄頃而覺，長老者流汗被體，視先生合掌作戰慄之狀。人問之，皆不答，但亟遣人往州橋，同銀鋪李員外如何。既而人回，曰：「今早殂矣。」明日，長老遂退院而去。

京師慈雲有曇玉講師者，有道行，每為人誦梵經及講說因緣，都人甚信重之，病家往往延致。一日，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，其僧方講說，趙謂僧曰：「立爾後者何人？」僧回顧，愕然者久之。自是僧彌更修謹，除齋粥外，粒米勺水不入口；人有招致，聞命即往，一錢亦不受。

熙寧壬子九月，華山阜頭嶺崩，聲震數十里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，鐘鼓成聲，陷千餘家。有大石自立，高四丈，周百八十尺。

今宣德門即正陽門，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，今得七十年，民間但呼正陽門也。

明肅既上賓，時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，軍國大事，內中商量，閣門促百官班賀皇后。時蔡齊為中丞，厲聲叱曰：「誰命汝來？不得追班！」閣門吏惶懼而退。既而執政入奏：「今皇帝二十四歲，何必更煩母后垂簾？豈有女后相繼之理？」議未定，御史龐籍奏言：「適已將垂簾儀焚了矣。敢有異議，請取旨斬於庭。」左右震栗。后自屏後曰：「此間無固必。」於是刪去遺詔中內中與皇太后商量一節。當時倉卒中。實自蔡齊先發之。

劉賈父言：「每見介甫道《字說》，便待打譚。」

張文潛言，嘗問張安道云：「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，是如何？」安道云：「賢只消去看《字說》。」文潛云：「《字說》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。」安道云：「若然，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。」文潛大笑。

大參陳彭年，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，凡有問，無不知者。其在北門，因便殿賜坐對，甚從容。上因問：「墨智、墨允是何人？」彭年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也。」上問：「見何書？」曰：「《春秋少陽》。」即令秘閣取此書。既至，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，果得之。上極喜，自是注意。未幾執政。

程頤一日在講筵，曰：「聞有旨召江西僧元某，不知何為？」泰陵曰：「聞其有禪學，故召來，欲一見之。」頤曰：「臣所講者，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，盡在此矣。不省陛下以何為禪也？」上不語。頤又曰：「陛下深居九重之中，元某之名，如何得達？」上復不語。既罷講，頤即移書兩省諫垣，謂：「豈可坐視而不救？不惟負兩宮之委任，抑且負先帝之厚恩。」於是頤稱病在假。太皇夜遣使至頤家，密傳旨云：「皇帝既服不是，說書且先看朝面。明日早參，既朝參。」又明日當講，既講畢，欲退，一中官附耳密奏數語。上曰：「風露早寒，可共飲蘇合酒一杯。」酒未至，上曰：「前日召江西僧，何益於治道，已令更不施行。」頤曰：「人主好佛，未有不為國家之害。陛下知之，社稷幸甚。」越數日，又因講次，頤復奏陳曰：「梁武帝英偉之姿，化家為國，史稱其生知淳孝，篤學勤政，誠有之。緣其身無他過，止緣好佛一事，家破國亡，身自餒死，子孫皆為侯景殺戮俱盡。可不深戒！」上曰：「前日江西召禪僧，已曾說與卿更不施行。」頤曰：「願陛下下取《梁武帝紀》一看。不然，臣當披其要而上之。」上曰：「想是如此，卿必不妄言。」

近時一從官，其父本胥也，屢典大藩府，其治刻木輩極嚴，少有過舉即黜配。親舊有勉之者，則曰：「吾豈不知？但吾為民父母之官，豈可見病民者坐視而不治也？」其為郡，所至有聲。其父年九十二方卒，官封至宣奉大夫。

張先，京師人。有文章，尤長於詩詞。其詩有「浮萍斷處見山影，小艇歸時聞草聲」之句，膾炙人口。又有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、「隔牆風弄鞦韆影」之詞，人目為「張三影」。先字子野，其祖母宋氏，孝章皇后親妹也。祖遜因是而貴，太宗朝為樞密副使。子野生貴家，刻苦過於寒儒。取高科，甫改秩為鹿邑縣以徂。歐陽永叔雅敬重之，嘗言與其同飲，酒酣，眾客或歌或呼起舞，子野獨退然其間，不動聲氣。當時皆稱為長者。今人乃以「張三影」呼之，哀哉！歐公為其墓銘。

黃庭堅嘗言：「人心動則目動。」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。庭堅一日過范景仁，終日相對，正身端坐，未嘗回顧，亦無倦色。景仁言：「吾二十年來，胸中未嘗起一思慮。二三年來，不甚觀書。若無賓客，則終日獨坐，夜分方睡。雖兒曹歡呼，只尺皆不聞。」庭堅曰：「公卻是學佛作家。」公不悅。

神宗一日在講筵，既講罷，賜茶，甚從容，因謂講筵官：「數日前因見司馬光《王昭君》古風詩甚佳，如『宮門銅鑲雙獸面，回首何時復來見。自嗟不若住巫山，布袖簷簷嫁鄉縣』，讀之使人愴然。」時君實病足在假，已數日矣。呂惠卿曰：「陛下深居九重之中，何從而得此詩？」上曰：「亦偶然見之。」惠卿曰：「此詩不無深意。」上曰：「卿亦嘗見此詩耶？」惠卿曰：「未嘗見此詩，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。」上曰：「此四句有甚深意！」

往見曾子固家有《五代政要》一百卷，今人家難得之，頗恨無筆力傳寫。嘗愛世宗自改賜江南書，有曰：「但存帝號，何爽歲寒。儻堅事大之心，必不迫人於險。」語意雄偉，真得帝王大體。蓋是嗣王欲削尊稱，求緩師也。

黃庭堅年五歲，已誦五經。一日，問其師曰：「人言六經，何獨讀其五？」師曰：「《春秋》不足讀。」庭堅曰：「於，是何言也！既曰經矣，何得不讀？」十日成誦，無一字或遺。其父庶喜其警悟，欲令習神童科舉。庭堅竊聞之，乃笑曰：「是甚做處！」庶尤愛重之。八歲，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，庶率同舍錢飲，皆作詩送行。或令庭堅亦賦詩，頃刻而成，有云：「君到玉皇香案前，若問舊時黃庭堅，謫在人間今八年。」

錢穆父嘗言，頃在館中，有同僚曹姓者，本醫家子，貧緣入館閣，不識字，且多犯人。錢一日因誦子瞻詩，曹矍然曰：「每見諸公喜此人，不知何謂？」或言其文章之士也，曹曰：「吾近得渠作詩，皆重疊用韻，全不成語言。」錢恐人作偽，命取以觀之，乃子瞻醉中寫少陵《八仙歌》。錢曰：「此少陵詩，子瞻寫耳。」曹曰：「便老陵也好吃棒。」一日，諸公過其家，觀其所藏書畫。其家多寶，雖真贗相半，然尤物甚多，有虞世南寫《法華經》，褚河南寫《閒居賦》、臨《蘭亭》，雲其父得於天上，蓋錫賚之物也。諸公愛玩，不能去手。又有閩立本粉畫羅漢，橫軸上各有贊，字畫皆真楷可喜，乃唐時帝王禦制，不知何帝所作，皆有小長印禦制之寶，兩頭皆尖，如橄欖核狀，外標首題云：「應真橫軸」。曹問坐客：「何故為應真？」或對曰：「真即羅漢也。」曹曰：「好好地團甚謎。」亟命易去，自題云：「十八大阿羅漢」。或言「應真橫軸」四字，亦是名人書。

晏臨淄，臨川人。其未生時，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，固謂之曰：「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。」自是其家日貧。臨淄公既顯，其季弟穎，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，章聖聞其名，召人禁中，因令作《宮沼瑞蓮賦》，大見稱賞。賜出身，授奉禮郎。穎聞之，走入書室

中，反關不出。其家人輩連呼不應，乃破壁而入，則已脫去。案上有紙，大書小詩二首，一云：「兄也錯到底，猶誇將相才。世緣何日了，了卻早歸來。」一云：「江外三千里，人間十八年。此行誰復見，一鶴上遼天。」其年十八歲也。章聖禦篆「神仙晏穎」四字，賜其家。

李觀，字泰伯，盱江人。賢而有文章。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。素不喜佛，不喜孟子。好飲酒作文，古文彌佳。一日，有達官送酒數鬥，泰伯家釀亦熟，然性介僻，不與人往還。一士人知其富有酒，然無計得飲，乃作詩數首罵孟子，其一云：「完廩捐階未可知，孟軻深信亦還癡。丈人尚自為天子，女婿如何弟殺之？」李見詩，大喜，留連數日，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。無何，酒盡，乃辭去。既而又有寄酒者。士人聞之，再往作《仁義正論》三篇，大率皆詆釋氏。李覽之，笑云：「公文采甚奇，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，極索寞，今次不敢相留，留此酒以自遣懷。」聞者莫不絕倒。

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。時正春時，營妓皆在後圃賣酒，相與至筵前聲諾，君謨留以佐酒，烈已不樂。酒行，眾妓方歌，烈並酒擲於案上，作皇懼之狀，逾牆攀木而遁。時泰伯坐上賦詩云：「七閩山水掌中窺，乘興登臨對落暉。誰在畫樓酤酒處，幾多鳴櫓趁潮歸。晴來海色依稀見，醉後鄉心即漸微。山鳥不知紅粉樂，一聲檀板便驚飛。」既而烈聞之，遂投牒云：「李觀本無士行，輒筮賓筵，詆釋氏為妖胡，指孟軻為非聖。按吾聖經云，非聖人者無法，合依名教，肆諸市朝。」君謨覽牒，笑謂來者云：「傳語先生，今後不使弟子也。」君謨後每會客，必以示坐上，以供一笑云。

張文潛嘗云，子瞻每笑「天邊趙盾益可畏，水底石軍方熟眠」，謂湯燭了王羲之也。文潛戲謂子瞻：「公詩有『獨看紅葉傾白墮』，不知『白墮』是何物？」子瞻云：「劉白墮善釀酒，出《洛陽伽藍記》。」文潛曰：「白墮既是一人，莫難為傾否？」子瞻笑曰：「魏武《短歌行》云：『何以解憂？惟有杜康。』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。」文潛曰：「畢竟用得當。」子瞻又笑曰：「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，卻來此間廝魔。」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，亦去失酒器之類，既送天府推治，其人未招承，方文移取會也。坐皆絕倒。

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，人有不睦，必當面折之。雖介甫用事，諸公承順不及，惟貢父屢當面攻之。然退與人言，未嘗出一語。人皆服其長者。雖介甫亦敬服之。

黃魯直嘗云，《高祖紀》「恐能薄止」是才能之「能」，合作奴登切，孟堅不必解說。彼音奴來切者，三足蟹也。徐浩詩「法士多塊能」，卻在「來」字韻押，乃是僧似蟹爾。

予嘗見蘇子瞻一帖云：「歲行盡矣，風雨淒然，紙窗竹屋，燈火青荧。時於此間得少佳趣，無由持獻，獨享為愧。」一日，對貢父舉此。貢父云：「前數句是夜行迷路，誤入田螺精家中來。」

黃育，字和叔，魯直叔父也。為童兒時，其伯氏長善，將諸兒出行，天驟雨，長善問諸兒：「日在雨落，翁婆相撲，是何語？」和叔曰：「陰陽不和也。」時年七歲矣。

朱康叔送酒與子瞻，子瞻以簡謝之云：「酒甚佳，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。」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為不出庫。

范堯夫帥陝府。有屬縣知縣，因入村，至一僧寺少憩。既飯，步行廊廡間，見一僧房頗雅潔，闐無人聲，案上有酒一瓢。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：「爾非慧遠我非陶，何事窗間酒一瓢？僧野避人聊自醉，臥看風竹影蕭蕭。」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，理屈坐罪，明日，其僧乃截取窗字黏於狀前，訴於府，且曰：「某有施主某人，昨日攜酒至房中，值某不在房。知縣既至，施主走避，酒為知縣所飲不辭，但有數銀杯。知縣既醉，不知下落，銀杯各有鐫識，今施主迫某取之。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鞠之。」堯夫曰：「爾為僧，法當飲乎？」杖而逐之，且曰：「果有失物，令主者自來理會。」持其狀以示子姪輩，曰：「爾觀此，安得守官處不自重？」即命火焚之，對僚屬中未嘗言及。後知縣者聞之，乃修書致謝。堯夫曰：「不記有此事，自無可謝。」還其書。

張子顏少卿，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，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。子顏信之彌謹，乃不食肉，不飲酒，然體瘠而多病矣。時泰陵不豫，汪壽卿自蜀入京，診禦脈，聖體極康寧。壽卿醫道盛行，其門如市。子顏一日從壽卿求脈，壽卿一見大驚，不復言，但授以大丸數十，小丸千餘粒，祝曰：「十日中服之當盡，卻以示報。」既數日，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，乃欲得肉食，又思飲酒。又明日，俱無所見，覺氣體異他日矣。乃詣壽卿以告。壽卿曰：「吾固知矣。公脾初受病，為肺所克。心，脾之母也。公既多疑，心氣一不固，自然有所睹。吾之大丸實其脾，小丸補其心。肺為脾之子，既不能勝其母，其病自當愈也。」子顏大神之，因密問所診禦脈如何，壽卿曰：「再得春氣，脈當絕，雖司命無如之何。」時元符改元八月也。至三年正月，泰陵晏駕。壽卿後入華山，年已八十餘矣。

昭陵上仙之日，金陵城外有人聞數千百人吹簫聲，自空中過，久之方寂然。

崇寧改元之明年，蔡丞相既遷左揆，首令議天下州縣皆建佛刹，以崇寧為額。時石豫為中丞，其門人陳確，賢士也，夜過豫，問豫曰：「中丞豈可坐視？」豫曰：「少待數日，看行與不行。」未幾，豫招確，謂之曰：「前夕之言，今早已納筭子矣。」上甚喜。乃是乞詔州郡，仍置崇寧觀。

崇寧三年四月，大內火。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，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，謂之元祐黨人。凡元符三年應詔直言人為邪等，附黨籍於刑部，云以襪火災。其年罷科舉，頒三舍法於天下。

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，坐顏、孟之下，十哲之上。駕幸學，親行奠謁。或謂：「安石巍然而坐，有所未允。」蔡知院元度曰：「便塑底也不得。」

四年正月，元度引兄嫌，以資政知河南府。送車塞道，凡三日，始見絕賓客，然後得行。禁中給賜之人，絡繹於路。觀者榮之。